

世界是我们的

蔡智敏 著



世界是我们的

蔡智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是我们的 / 蔡智敏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8.6

ISBN 978-7-5568-3603-1

I . ①世… II . ①蔡…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7628 号

世界是我们的

蔡智敏 / 著

责任编辑 张 宇

特约编辑 路静文

装帧设计 张建喜

肖永杰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西乾润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8-3603-1

定 价 4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8—20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热线联系调换。

读者服务 0351-6378113 zzxqmqz@163.com

蔡智敏

语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山西省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宁静与声音》《表里人生》，论文集《编读余谈》，诗集《走过荒原》《行吟集》及中短篇小说集《无花的早春》、长篇小说《世界是我们的》等。主编有《新思路读写突破》《高效读写大系》《新读写大语文》《语文报社精品大系丛书》《文学与思想的70座高峰》《中外微型诗鉴赏》等语文教学与研究著作及文学作品选多种。其中《新思路阅读突破》等书曾多次获得优秀图书奖和优秀畅销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百名有突出贡献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荣誉称号；山西省文化厅授予“山西省十大文化创新人物”荣誉称号；中国报业协会授予“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奖”；中国语文报刊协会授予“杰出成就奖”；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授予“全国少儿报刊杰出贡献奖”。

更多精彩书讯请关注微博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关键词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

引子 / 001

- 一 红与白：我的中学我的河 / 005
- 二 树洞里的情书 / 010
- 三 哭泣的发卡 / 019
- 四 林妹妹是谁 / 031
- 五 李队长 / 038
- 六 宿舍里的密誓 / 043
- 七 三个红旗本 / 050
- 八 我们的课堂 / 064
- 九 雪老师叫你咧 / 069
- 十 这是毒草你知道吗 / 076
- 十一 我们班的动员会 / 087
- 十二 两千字与三千字 / 98
- 十三 冯老师来了 / 106
- 十四 蛇 / 115

- 十五 演讲与乌鸦 / 124
- 十六 临时演唱会 / 139
- 十七 解放鞋 / 151
- 十八 判决 / 168
- 十九 河边的故事 / 175
- 二十 姥姥的话 / 186
- 二十一 饥饿的月亮 / 200
- 二十二 老焦的秘密 / 220
- 二十三 意外来客 / 236
- 二十四 雨夜 / 266
- 二十五 合葬 / 285
- 二十六 跤场传奇 / 314
- 二十七 英雄人物 / 348
- 二十八 走进仙峡口 / 376
- 二十九 如此神药 / 397
- 三十 紧急救援 / 406
- 三十一 林妖来了 / 418
- 三十二 令人惊诧的决定 / 442
- 三十三 有人她想领夯 / 452
- 三十四 当惊世界殊 / 463
- 三十五 最后的呼唤 / 483
- 尾声** / 499

引子

不回顾消逝了的昨天的人是没有思想和感情的。

——〔法〕雨果《悲惨世界》

我后悔了。

要不是非坐这趟车不可，就不会这么早来到眼前的小站上。可我要到这个地方来，似乎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了看表：四点三十五分。还得等上两个小时，天才能大亮。在这种鬼地方挨冻，真不是滋味。老天也真是的，眼看就是“八九雁来”的时候了，还这么冷！

一阵风沙吹过来，打着候车室的玻璃，发出沙沙的声响。

候车室很小，待在里面的总共也不过十来个人，一个个东倒西歪的，躺在破旧的铁制长椅子上睡觉，衣服都尽可能地裹在了身上。

候车室里没有暖气，只在中间生了一个很大的铸铁火炉，很粗的铁皮烟筒沿着屋顶伸向窗外。我坐在靠近火炉的一张椅子上，还是感到很冷。把身上的短大衣往紧裹了裹，后悔自己没有多穿点儿衣服。火炉虽大，可里面的火不死不活的。想捅捅火，可没有炉锥，也懒得去找。用手抓了两块煤添进去，火苗子越发小了。

我两手交叉抱着，尽可能把身体缩成一团，借以取暖。睡觉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也许该回忆些什么，或思考些什么，可脑子里偏

偏一片空白，想的只是那封电报：“冯大旌老师病逝，追悼会于2月21日举行。”电文后面没有署名。不过我可以猜到，这封电报一定是师母发来的。只有她知道我和冯老师关系很密切，一直有书信往来。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也多亏了冯老师的鼓励和指导。因此，从接到电报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来参加追悼会了。

按说，这种时候，我会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想起有关冯老师的往事，可我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意识，不去想这些。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愿意回忆那段生活，这简直是种奇怪的心理。我宁肯茫然地坐在这里，倾听昏暗的候车室里此起彼伏的鼾声。我感到奇怪：人们竟能在这样的状况下，睡得这样香！

“这些人大概是太累了。”我想，“人活在世上，常常是很累的。”

又一列客车进站了，候车室外，朝出站口那边，响起一阵嘈杂声。车站服务员在检票，有的旅客在大声说话，还有杂乱的脚步声。出站口离候车室很近，这些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几个旅客进了候车室，看样子是要在这里等着转车的。我想，他们和我一样，要在这里挨冻了。

过了片刻，刚才到站的人已散开，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车站又平静下来。突然，一种奇怪的脚步声从候车室的门口响起来。我不由得扭头去望，看见一个拄着双拐的女人迎面走来。那女人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只剩半截大腿，吊在那里。她穿一件深灰色裤子，方花格的罩衣，头上围一块淡粉色围巾，大部分脸和嘴都捂住了，只剩一双挺亮的眼睛，还有一绺拂在额头上的黑发，露在外面。

那女人一步一跳地慢慢走着，来到火炉跟前，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找了个空，小心地坐下来。看着她走路艰难的样子，我很为她难受：

这样冷的天，行动又这么不方便，一个人深更半夜出门，也不知为了什么？我这样想过了，又暗自感到好笑：人们来来往往，自然都有自己的目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再说，这个火车站太小了，停靠这里的火车，只有这么一趟老牛车似的慢车，不在这个时间来，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也许是头巾裹在脸上有点儿不舒服吧，那女人解开头巾，露出了白白静静的瓜子脸，长长的眉毛与亮闪闪的眼睛，还有大小适中的红润的双唇。显然，她应该有三十多岁了，但少女的风采尚未完全消失，这使得正处于孤独中的我格外注意起来。当我凝视她秀美的脸庞和那双亮闪闪的眼睛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继而，又惊诧不已，我发现，这个一条腿的女人，和自己记忆深处埋藏了十几年的那张脸庞，竟是那样相像！只不过眼前这张脸比记忆中的那张脸更成熟，也更丰满了……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那女人大概被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尽量躲避我的目光。显然，她无意于责备我的失礼，只是流露出一种很自然的羞涩。这样过了片刻，她突然抬起头，向我望过来，仿佛她也从这奇怪的目光中发觉了什么……

“王东云！”她突然喊出我的名字，满脸是惊异。

“是你！你是……”我一激动，说到嘴边的名字竟想不起来了。

“肖浅月呀！认不出了吗？”

“认得，认得，只是……”

“你一点儿也没变，真的！我刚才还在想，肯定会遇到老同学的，没想到，在这儿就遇到了……”

“你也没变，只是不敢认你……”

“你都不敢认了，还说没变，”她苦笑了一下，又说，“你这是……早听说你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上班。”

“是的。为冯老师的事赶回来的。冯老师他……”

“哦，我也是……来送冯老师的。”她说着，声音低沉下来。

“冯老师是个好人。”短暂的沉默后，我终于找出了这句话。

“是啊！”她也说。

说完了这些话，彼此又陷入一阵沉默。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话，像潮水一样，迅速涌到嘴边，又迅速退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一条腿的肖浅月就坐在我的面前，我记忆中的她并不是这样的。此时，我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的微笑和声音，却迅速把我推向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早已逝去，却又不能、也不该被忘却的时代。一个充满梦幻、爱恋与荒唐，交织着悲剧与喜剧的时代……

一 红与白：我的中学我的河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正在红水县白凤岭中学上高中。那正是“白卷英雄”名噪一时的時候，中学里正常的教学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所谓“专业班”——如“美术班”“机电班”“医疗班”等等。这些班连数、理、化这些基础课都不上，除了政治、语文，就是所谓的“专业课”。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专业课”也上得不多，学生基本上以“大批判”和劳动为主。“大批判”批什么？先是有所谓的“评法批儒”，我们主要是和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过不去，说他叫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是一心一意要复辟西周的奴隶制，所以反动透顶。因为他反动透顶，所以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反动思想。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国统治者没人肯接受他的反动思想，最后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犬”的结果。除此之外，我们还批判所谓的“白专道路”。红是革命的，伟大的，白是可怕的，危险的。所谓“白专道路”，就是“只专不红”，只知道学习文化知识，不注意“政治挂帅”。这当然非常可怕，那后果就是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不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必须不断地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

无产阶级思想”？所有的情呀、爱呀、美呀之类的思想，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要确立的是纯洁伟大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核心是什么呢？当然是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领袖的教导，也是我们的座右铭。除了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大批判，充分体现我们与天地奋斗战斗精神的就是投入到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中。我们偶尔也去工厂和城郊参加体力劳动，但主要的劳动场地，是学校开辟的农场。

在我们的学校白凤岭中学的西北方，离学校十来里远的地方，有一座不小的山，叫白凤岭。这白凤岭苍茫、冷峻、沉默，一直向东北方向绵延着，随北方那不知名的山峰连绵而去。据说远古时期，人们曾在这山岭上看到过一对白色的凤凰，“白凤岭”因此得名。当地人说这故事绝对真实，因为有一本很古老的，叫《山海经》的，上面有记载，说“此处多白凤”。后来我真读到了这本书，也没找到这记载，这说法大概是当地人为了美化自己的家乡，编造出来的。不过这山上有很多鸟，颜色五彩斑斓，样子各种各样，那倒是真的。有人说这山里还有褐马鸡，那也是真的。岭下有一条季节河，叫野猪河，大概是因为古时这河边常有野猪出没吧，现在自然很少见了，只留了这野性十足的名字。野猪河大部分时间水很少，足足半里宽的黄色的河道干涸裸露着，了无生气。只有大大小小的水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亮光，水洼周围杂草丛生，水洼里有泥鳅和其他游弋的小鱼，不时会有鸟儿飞来，野兽跑来，在草丛或浅水中觅食，鸣叫，甚至打闹，给那灰黄的河道增添一点儿难得的活力。到了夏季，牧人们会赶着他们的羊群或牛群，来到河边，羊儿咩咩的叫声，牛儿哞哞的吼声，再加上放羊汉或放牛汉粗野的叫骂声或淫荡的歌声，那就是这里特有的人文

景象了。到了雨季，黄色的河水就会汹涌而来，小小的水洼都会被淹没。野猪河会一路咆哮着，由东北向西南流去，再绕到东南边，三十里后，汇入那条同样浑黄粗犷的河流——滹沱河。野猪河北岸，紧靠白凤岭，有一个村庄，叫白凤岭镇，是个不算小的村庄，大约有一千多人口。野猪河的南岸，有一大片由历年来暴发的山洪冲积而成的乱石滚滚的沙滩。这片沙滩再往西南，就在野猪河向东南拐弯的地方，有一座方圆一里地的土山，山不高，山上没有树木，只有干硬的黄土、丛生的杂草。若从远处望去，与其说它是山，倒更像一个扁平而巨大的土丘。也不知哪辈子的人给这土丘起了名儿，叫“龟背梁”。这名字起得挺形象的。若从高空俯瞰这巨大的土丘，确实是一只巨大的土龟。不仅那总体的椭圆形很像，便是那雨水冲刷成的纵横交错的大小沟壑，从遥远的高处看去，也像极了龟背上的花纹。龟背梁再往西南，是一条生长着柳树、杨树、榆树和其他杂树的狭长林带。这树林也不知长了多少年了，有的树木已经疙疙瘩瘩，弯弯曲曲，于朽枝枯干上寄生着藤条与杂草，也有的小树刚刚从乱石堆中挤出枝芽。树林里杂草丛生，兽走鸟飞。这片树林竟也有人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起凤林”。意思是说，当年那一对白凤凰，就是从这片林子里起飞，飞到白凤岭的。野猪河就是沿着西南面龟背梁的山脚和起凤林的狭长林带，向东南方向拐了去。当然，野猪河的对岸也是狭长的林带，也是起凤林的一部分，又叫北凤林，是为了与南边的这片林子区别开。再远处，就是白凤岭镇和白凤岭了。我们的白凤岭中学离县城很近，是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学校，也是全红水县最好的两所高中之一。学校招收的学生都是按照指标由各公社推荐上来的，每个班的学生都分散在全县各地。学校为了响应上级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经过

向县里申请，决定把野猪河南岸、龟背梁下面的一片沙滩，改造成农场。这就是我们战天斗地的地方。尽管这地方一到冬天就西北风怒吼，学校还是为这个农场起了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东风农场。

我上的是“医疗班”。说是“医疗班”，数、理、化自然是不上了，便是医学课，也上得很少。除了“批判”，就是劳动。反正“批判”嘛，会有“目标”在报纸上冒出来。劳动嘛，有的是农场那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土地。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虽然有时也莫名其妙地激动几天——那大抵是我东拼西凑的“批判文章”被登上墙报了，或者在学校的高音喇叭里被广播了——其余的日子，确实很无聊。我本来是喜欢看书的，可在这里，却很难找到我喜欢的书。学校当然是有图书馆的，但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几乎都成了毒草，自然是借不出来的。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学校的政治氛围还没有这么严酷，我还常常可以从同学那里偷偷借到一两本所谓的“毒草”，放学之后悄悄地看。这是同学们之间的小秘密，没有人会出卖你。如果你拿着这样的书偷偷在教室里读，被班主任发现了，也并不害怕，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非常温和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是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如果你读的这本书是他不曾读过的，他会做出一副十分严肃的样子，让你把书交出来，然后“没收”。等他拿回家读完了，再悄悄还给你，对你说：“悄悄看，别拿到学校来！”到了高中就不同了。大家都住集体宿舍，每个宿舍各有两个通铺，每个通铺上睡四个人，共八个人。我们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似乎没有人敢把“毒草”带到学校来。没书读，使生活变得更加乏味。至于劳动，虽不特别厌恶，但也没有多少乐趣可言。我生来个子不高，人又瘦弱，论劳动，是比不过别人的。眼看着别人因为劳动积极，评

了先进，入了团，可我，明白没自己的份儿，也便渐渐死了心，一天天嚼着玉米面窝窝头和高粱面块垒混日子。当然，有时也免不了要生气。比如，吃饭的时候，总是由一个同学把宿舍的饭用一个大筐箩打回来，然后再往各人碗里分。吃窝窝头还不要紧，反正每人一个。要是吃高粱面块垒，轮到大个子潘勇分饭，我总是分得最少的！没有办法，我只好忍着。要说打架吧，我打不过他。而这样的事情，老师也不好管。好在我的饭量和那些大个子同学比起来，确实要小一些，挨饿也并不算厉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枯燥乏味、沉闷无聊，简直像是生活在一片荒漠上。上课也同样乏味。所谓的“医疗专业课”，我本来就没有兴趣，再加上上课的大多是一些没有多少理论知识的“赤脚医生”，就越发叫人头疼。我至今都记得，一位从附近农村请来的“赤脚医生”，讲过一种奇妙的治病方法，那位看上去还很年轻、长得白白净净的“赤脚医生”，先面露得意之色地声称：“这是我的一大发现。”然后就给我们讲授了这样一个很令人“赞叹”的办法：用正在燃烧的烟头在肚脐上烘烤十五分钟，能医治一切肚疼！我至今也没有试验过这奇妙的方法，可当时倒真有点儿相信：这不等于艾灸吗？

不过，生活总是在变化。第二年春天开学以后不久，我们宿舍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而与此同时，已经十六岁的我，心里也装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至少我自己觉得这事非同寻常。这就是：我迷恋上了班里的一位女同学。

二 树洞里的情书

因为我的作文写得好，字也写得比较好，又能简单地画点插图，作为排版的装饰，就被我们的班主任雪中卿老师指定为我们班黑板报和壁报的负责人。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都是平房。一排排学生宿舍临路边的每一堵山墙上，都有一面水泥抹成的大黑板。这些大黑板分布在道路两侧的墙壁上，整齐而壮观。这是我们大批判的重要阵地。每个班要负责一块黑板，每星期要更换一次内容。另外每个月要出一期大壁报，那是用白纸来写，也是贴在学校墙壁上的，面积却更大，每个班都有固定的位置；也要既有文字内容，又有插图。这两件事都由我负责，但我并不是班干部。我们班有一位班干部，是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她就是我们的宣传委员肖浅月。她要管这两件事，我等于是帮宣传委员做事。一来二去，我们的来往自然就多了。但这种来往却只是做事情时的简单交谈，从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为什么这样？其实是因为彼此都有些羞怯，不好意思说太多话。但完全不说话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经常要到学校团委会去开会领新的宣传任务，领来的任务又常常和黑板报与壁报有关，这就需要我帮她完成。总之，

我们的接触既拘谨又频繁。她的拘谨大概缘于少女的羞涩，我的拘谨除了天性胆小外，更多缘于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我知道自己个子不高，其貌不扬，样子土里土气，家境又穷，实在没有吸引女孩子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每次见到她，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激动，我的心会怦怦乱跳，我感觉自己的脸也会发热。我怀疑别人能够看出这种情况，所以总是在她面前竭力装出一种冷漠的样子，努力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感情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时就产生了，只不过后来越来越强烈，没有多久，就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恋。当然，看到她时间最多的时候，是在教室里。上课时，肖浅月的课桌就在我的右前方，中间只隔一条走道。我不时向右侧窥望，肖浅月白净而秀美的脸庞，还有那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甚至那一眨一眨的睫毛，都在撩动我的心。我从她脸上发觉了一种奇妙的、令人心魂不宁的美。我的心已经被这种美抓住了，产生了一种美妙的感觉。渐渐地，这朦胧的感觉变成了一种精神的渴望。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想看到她，看到她那甜甜的微笑，甚至她微笑时露出的洁白如玉的牙齿，也是与众不同的美丽。她那朴素的蓝裤子和草绿色上衣，那绯红色的头巾和整个身段……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生气勃勃、灿烂夺目，她简直就是柔和温暖的阳光下，一朵娇嫩欲滴的玉兰。

那一次，我又悄悄注视她，发现她脸上涌出两片浅浅的红云，那瞬间的羞涩，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就在那瞬间，我的灵魂震荡起来，我的心跳加速了，各种各样的幻想蜂拥而至，如无数点燃的火苗，在我心中汇聚成熊熊大火。

在行动上，仍然一筹莫展。我甚至没有跟她说过一句工作之外的